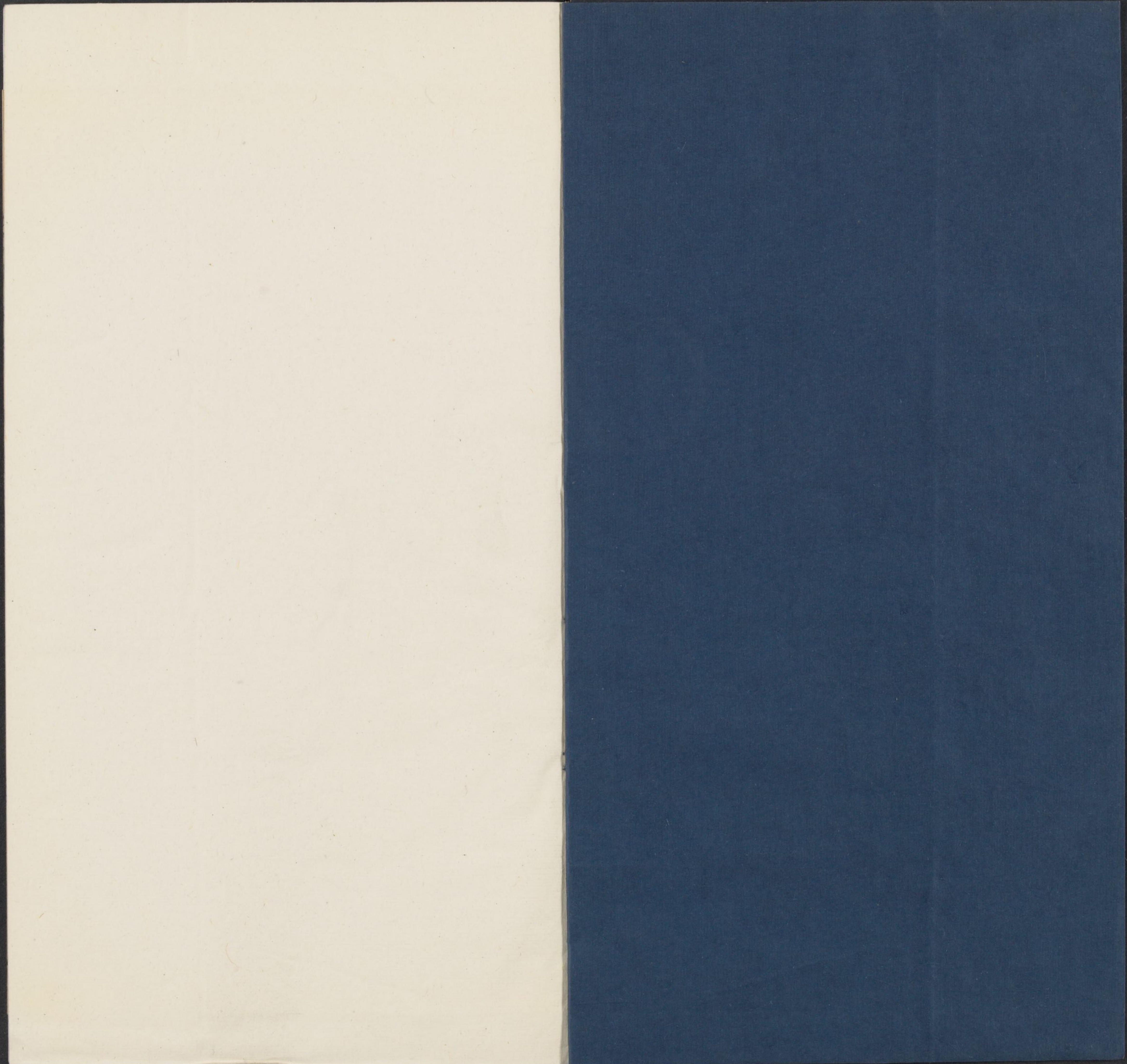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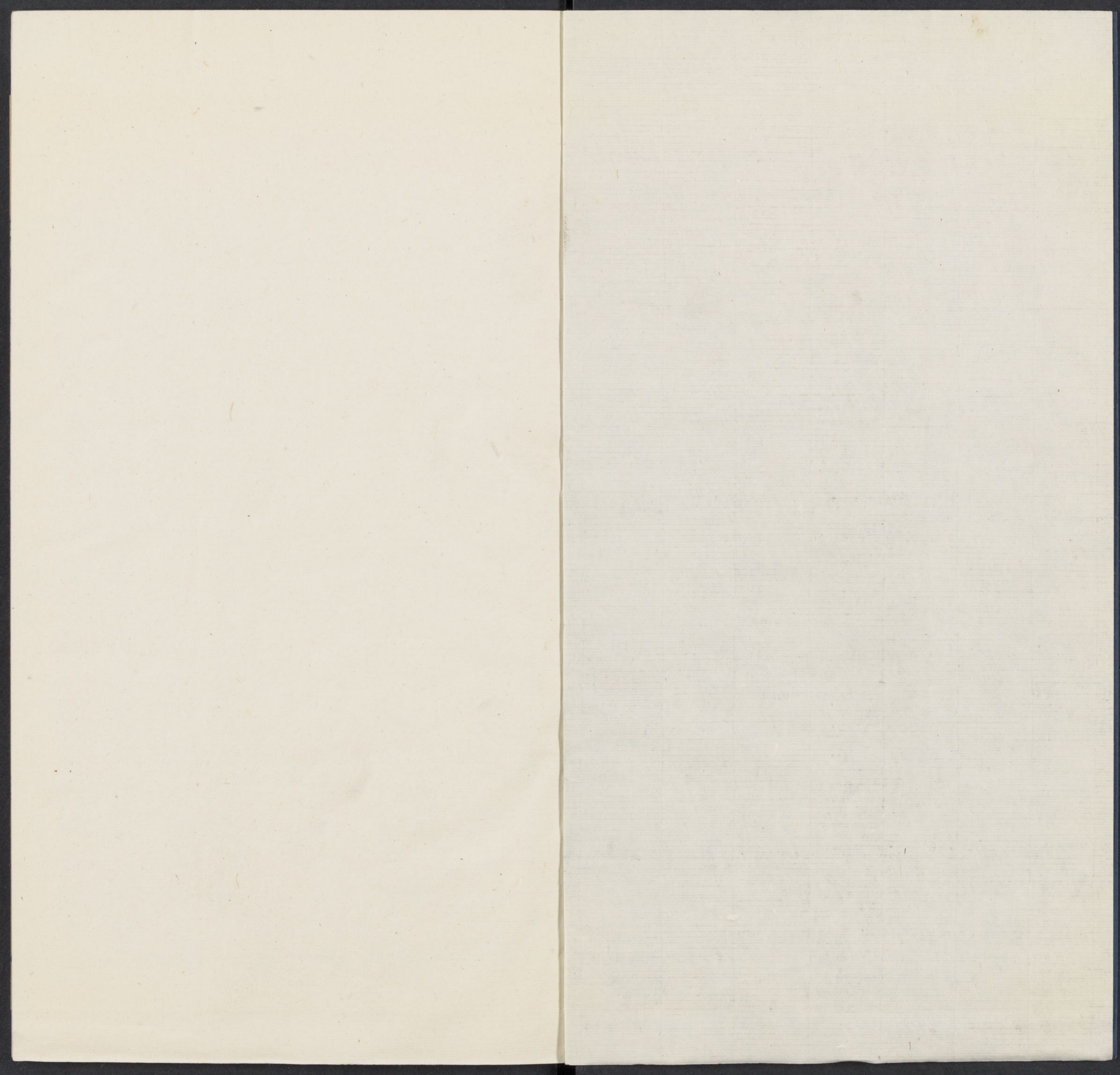
19

T 3205/112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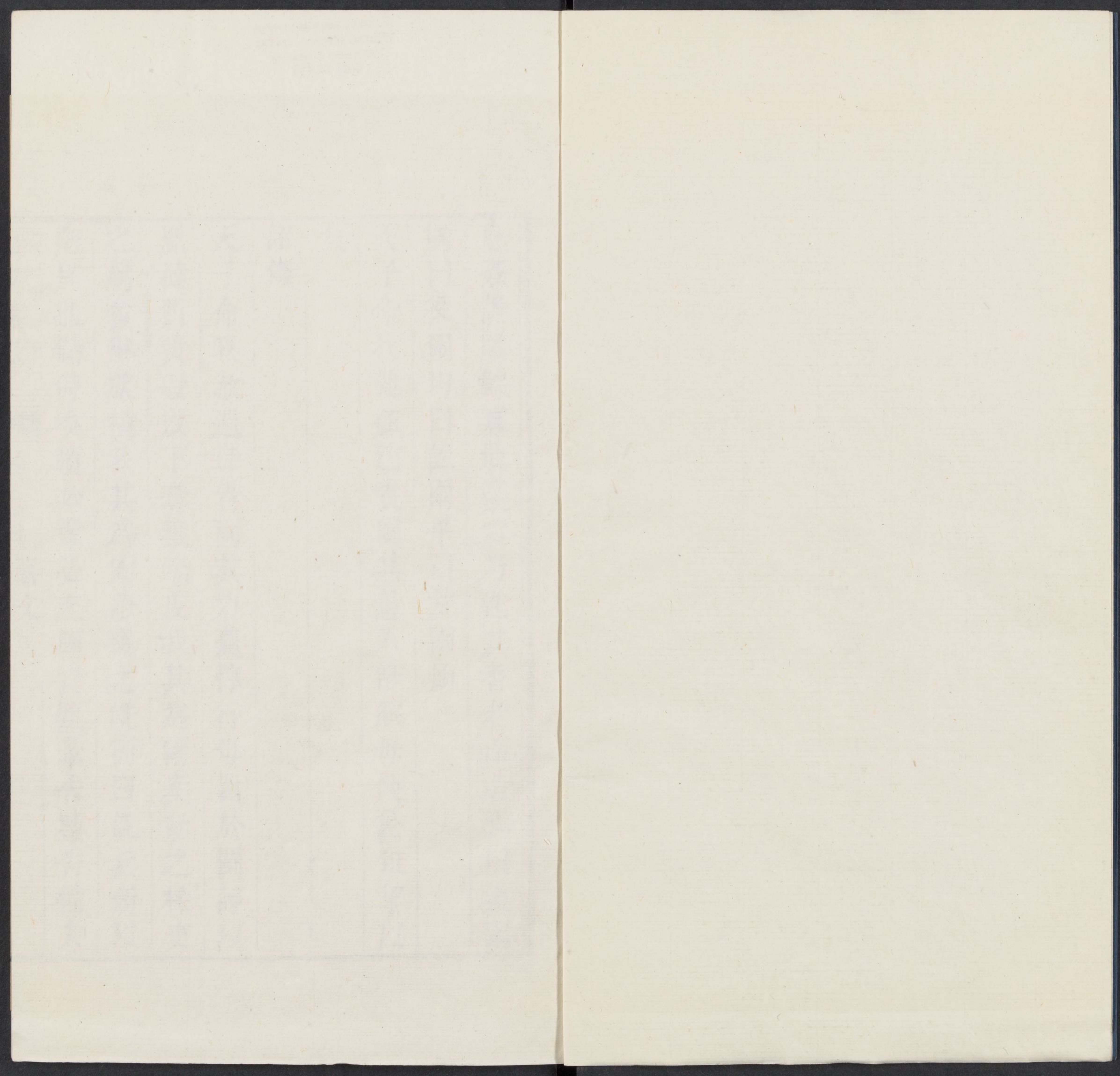














息姦詭瞻鯨寡戢豪右乃進其耆老而合弗大等漢和造焉曰通爾  
蠲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恤

天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租挈以  
負

詔條

天子命我赦過肆眚爾其力農惇行毋囂於鬪諍以  
麗撻罰黃綬以下奪攘矯虔我其爲爾案劾之椽吏  
之屬貪恠放橫我其爲爾殄殲之旣而曰設兵所以  
衛民也儲待委積必豫必充脯資餼牽告豐告備夫



乃可以肅軍制則又曰保民所以養兵也侯奄致訓  
芻蕘不淫嗇夫設柎鼓檝時警夫乃可以帖民生於  
始時也公之威德流聞逃邇鯨鯢收跡光于有截廷  
議戢矢橐弓帥歸朝請士還卒伍惟是三軍啓行靡  
屢糗糧緊公是賴公收合餘糧傳飭津吏庶人一葦  
勿得苛留浹辰之間峩編雲集赤泥連檣假諸隣境  
黃頭鼓柁雇以官錢無不銜尾叩舳艫於水涘供張  
如法辦嚴有期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  
飲餞都亭介駟千群革車百乘門不擊互路絕囂呼

屬城厨傳載燧先驅隸人牧圉陳芻置頓紉縵維之  
丞徒引之作爲粥於路役夫其休民於乎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旣安旣樂或罟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貿絲  
見奪於市畜雞種粟被掠於鄙一童鞭驅斑白負擔  
扶而大詢呼聲磬磬與屠爭言飲羊無直椎破盧罌  
酒流溝中始吳之人投鋸怨家告緡惡子搔爪漚麻  
戟手致死負眊帶鈴突入搜牢斧斬門閤梓期已去  
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苗敦邱甌山其顛濯濯  
櫟社弗享鳥亡其巢提髦挈倪負墻而號今也門唐



元和縣志 卷三十四  
三  
个寢由公而復糞除宗祧塗墍垣屋父兄閭黨由公  
而親肥牡旨酒進釀西隣田疇禾粟公爲膏雨斥彼  
蝗蜃穀我士女閨梁塗術公爲安車踰度險阻卽此  
康衢民如棄嬰亡子匍匐失路公也父母提携乳哺  
民如疴癯疴痢搔把塵垢公也俞跗洗沐營救膺膺  
其原昫昫其隄山霽而清水環而碧陂塘烟火庶物  
繁殖我行於野以嬉以敖魚泳禽飛卉天木喬誰將  
風謠被之管簫誰剪蓬蒿望其羽旄乃取厲鍛乃勤  
舂搗乃陶甓甃乃施楛斲圻人改塗工師度木三筵

六尋講堂厦屋絃誦之館羽籥之房歌詩習禮衿佩  
鏘鏘盤辟雅儀讀法亮章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  
都試嚴鼓在室熊旗豹候張帷置帟負弩抱簡持幢  
夾戟從公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此作輔故吏  
諸生熟於掌故謂公其來賴天之祐國計民瘼討求  
有素公今政成著於旗常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虞  
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力公在南國克釐庶績  
告於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協於人民  
宜伐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禩俾勿壞故不可以無  
記

文星閣修造記

彭定求

康熙四十二年文星閣修造諸工次第完備定求竭  
蹶經營歷有二紀追思作者之前勞旣荷同人之協  
力而未遑以時敘述竊恐後之視今幾由考徵以知  
所興起也乃總舉而爲之記曰文星閣爲長洲學宮  
而建亦名鐘樓前明嘉靖間舒侍御改福寧寺爲學

議者以兌方浮圖雙峙非吳方特聳星峯則形勢弗  
利故建閣最高而舊址較今稍北萬歷壬子復遷於  
此經費累千皆出官帑有孤竹韓侯碑記可考也閣  
旣建長洲名賢鼎興若姚文毅文文肅陳文莊徐文  
靖諸公炳炳麟麟增光桑梓可不謂星文鍾靈之驗  
歟崇禎癸酉更經葺治拓地以祀建閣首庸有陳文  
莊公碑記可考也運丁鼎革兵燹震蕩閣爲風飄雨  
漏鳥棲鼠竄委諸荆榛蕪蔓中莫有過而問者吾郡  
人文零落紳士摧殘亦不勝嗟嘆云康熙癸卯吾師



敬生吳先生以閣頂久歆始爲募修併建書院數楹崇祀文昌顏曰桂香殿栽榆藝桂置田飯僧俾之居守惜字放生月爲之會此修造之始也甲寅仲秋定求遇玉局梅梁杜公飛鸞開示謂實宣化於此伏念神之格思符於影形庚申告歸遂祀玉局於殿左尤檢討爲之記而庭館未闢步趨逼仄是時遠近人士聞風響臻因於東偏建閣三楹顏曰朝元蓋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應有附麗之象焉南又建堂三楹顏曰時習爰明文昌立教羽翼宮墻猶行

古者術序遺意然舊閣四重漫漶未治謀諸繆侍講獨肩厥任墜茨丹雘煥乎更新先君率門弟子數十人月之朔望分題較課數載弗輟相勗以敦實學戒虛聲戊辰閣頂復毀先君亟爲募貲藏事而自爲之記此修造之續也已巳先君歿門弟子立祠於西偏修春秋釋菜禮丁丑顧中丞又建閣三楹祀漢壽亭侯閣下專祀吳先生前營精舍而閣頂亦經重修定求復憶我師疇三宋先生曩者設教城南衣被後學因於先君祠南爲祠繆侍講爲三賢祠記辛巳定求



於殿西北隅募建別館便住僧淨修癸未增築門垣  
改鋪石砌庶幾規模堅久此輔於修造之後者也計  
自癸卯迄今閣頂之修凡四度屋之建凡四十楹集  
費不下二千兩有奇其中則星峯轟峙其東西則兩  
樓翼如修廊曲徑環繞周遭嘉樹垂陰清流縈帶眺  
望則可以共星辰肄習則可以居師友游焉息焉亦  
可以答景光陶情性謂非城東一勝地哉或曰書院  
之設例視學宮何爲乎祀屬文昌若近於道家言非  
儒者事噫嘻彼特不深察天人之故爾易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聖人神道設  
教之義明矣圖書之精陰陽之厚必有默司其命者  
則文昌之不爲虛無窈渺也夫復何疑惟茲地高明  
爽塏神靈陟降實爲人文萃渙合離之所學者果能  
常與對越提省此心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欲消理  
長足爲砥志修身之所由基如第曰科名炯鑑而已  
猶是瑣瑣流俗之論也以定求之愚柔無能仰報鴻  
庥於萬一日月荏苒猶得歸老鄉園晨夕瞻依詎敢  
隕越以忘所自謹備識原委而申明其說繼長增高



無使壞墮尚望後之君子

重修文星閣記

彭啟豐

閣在吳城之巽方爲長鬣左翼與雙塔並峙自前明萬歷年間創建歲時修葺迄無廢墜予嘗考姑蘓大觀記每登閣眺覽城內外山翠湖光俯首可挹煙嵐吞吐雲物蔽虧蔚爲吳會人文往往有大儒碩彥出於其間辛未冬余再使浙江道過里門知閣頂於夏初爲雷雨傾壞因急倡修治幸同志者贊襄不三月而事竣木之朽者易之甃甃之缺者新之丹堊黝漆

巋然舊觀計費金若干列助捐姓氏暨飯僧田畝勒諸石同人請予記之予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爲孝友光昌之象而禮經載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漢儒謂三代後人心由樸之智故法制由簡之密凡二十五家皆有學焉鄉老掌之卽地官黨師州長之類嗚呼可謂深且遠已今閣下殿三楹奉文昌旁有時習堂祀三賢於後我先曾祖父同諸前輩漸次修舉規模具備每春秋朔望里中人士會文講習其中登斯堂者肅衣冠而入蔭嘉植俯清流



執經問道彬彬乎聲應而類從相勗以砥行立志抉  
義利於微芒屏玷壇之標榜則是閣也非卽家有塾  
之遺意歟至若先後掇巍科文章理學卓然在人耳  
目益知閣之上應星垣爲學校輔翼者不第如形家  
言壯東南文明之象已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予喜茲閣之修數旬觀成猶見人心之樂與爲善而  
維持勿墜之思至今存也異日者有聞風興起追曩  
哲之遺範以時肄業於其下相與敦實行黜浮華誰  
謂先進之流風餘韻不復覩於今日哉予於閣中人  
士有厚望焉是爲記

重修文信國祠碑

李因培

有宋信國文公以德祐元年兼知平江府事其時元  
勢方張封圻日蹙公拊循百姓選將練兵期爲臨安  
作屏蔽會猷松關告警趨入衛公率衆亟行去數日  
城守王邦傑以城降臨安遂不可支平江人之賢者  
以公涖此無幾遽膺急召公去而金闔茂苑罹戎馬  
蹂躪之災向使公在平江城必不下守平江以號召  
常潤諸州義士雲合霧集事未可知卒使元人鼓棹



南行馴至厓山之變卽公間關百折再舉義旗而大事已去無能爲役天實爲之公將奈何今距宋亡四百年矣吳人思公重公祠祀不衰其子孫家吳者世董祠事人人目爲忠節之嗣比他名臣裔獨厚而公嗣亦世多聞人有文齡者乾隆三年曾以孝行旌於朝齡子朝節感祖德之未墜獨出已資葺公祠宇遂建齡祠於側用以侑食請文以紀其事余嘗謂宋自南渡後其君若臣率以苟安爲務至其末造國敝民貧而賈似道之徒方且張皇六師渡淮北伐及襄陽

不守上流全失天命已移乃以國事委之一二君子出而救敗抑已晚矣信國公早講伊洛之學根柢性命迨見天步方艱投袂勤王萬死不挫至於成仁取義鼎鑊如飴宋之統緒隨公而盡天下萬世比公於日星河嶽其精神當無不周豈區區平江一片土哉廼君子之澤引而益長彼夢炎文煥輩飄風冷骨莫知所之而陰房鬼火中人相與尸祝而未有艾於此見性命之事不與成敗爲存亡詎不偉歟公祠在他處者有司以時展祭獨此祠得文齡而益光吳人以



爲美談洵扶翼名教事也故記之

重修鄭氏五賢祠記

李模

吾郡城社壇里有鄭氏世祠祀漢康成公矣漁仲公性之公所南公裔孫雲山先生於萬歷年間恢宏其制以妥靈也基二畝五分有奇命僧守之鐘魚梵唄蕭然無車馬之喧昔年雲山公課諸子讀書於其中吾友孝廉敷教與郡中諸先輩嘗會文講學於斯郡守蓮湖陳公題額曰鄭廣生書院卽其地也雲山公事兩親至孝敦仁績學遠近企仰親疾禱於神乞以

身代果延母壽一紀事見闕成章侍御墓志而又心惟樂善嚮義卹隣贍族不吝推衣給食置田三十四畝七分三釐二毫用以綿栝樅霜露之思且以崇追養繼孝之則於墓廬之傍擴蒸山地五十畝五分一釐六毫作法永而爲慮遠曾孫煒燠克承先志復置附墓田二十二畝九分以供祭掃今乙巳春敷教暨兩弟煒燠因祠宇漸圯謀有以新之易其敝壞施之丹雘棖桷戶牖靡不整飭改觀工旣竣遂以雲山公耐祀改額鄭氏五賢祠屬余爲文以記之余稽宋史



靖康南渡駐驛平江徽宗后鄭氏國之懿戚隨以播遷吳越與閩中往往多占籍以居今其譜牒堪爲考證康成公固遠祖在宋真宗時詔免崇祀子孫無論南北皆得奉祠以祭雖源遠枝分溯而上之則猶相通於一氣也矧其功在聖經學者賴之得所依歸者乎迨漁仲公著書力學不求聞達性之公忠誠盡瘁事炳史冊所南公終身隱憂不忘君父此其賢哲萃於一門休光垂於天壤立言立德邁越等倫復繼以雲山公之親親尊祖孝通神明割腴田以資時饗使

收族之道不廢於今日規至鉅也功至善也以之表俗坊民誰曰非宜光之祀典尤輿論之克協者宜乎子孫蕃衍禴嘗弗替矣書有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覩几筵而興思仁讓序昭穆而永念高曾詒謀燕翼保世滋大以下鄭氏不信然也哉是爲記

明天津兵備道蔣公祠堂記

陸桂馨

吳中甲族雲初蕃衍人材輩出百五十年不替者首推蔣氏而皆自明天津兵備道雒園公啟佑之公崇禎戊辰進士授浙江餘姚縣知縣餘姚訟繁吏黠公



和平聽獄明察剔奸縣賴以治士人多沿王文成良知之說公以朱子爲宗與之講明切究士習一變有功利學調知河南上蔡縣時流賊蹂躪交豫攻陷城邑雒陽汴梁蕩爲邱墟上蔡近在肘腋公至修城闔嚴保伍練壯勇賊覘知有備過而不犯孤城獲安朝端重公體用兼具陞兵部主事旋陞郎中尚書武陵楊嗣昌剛復好諛諸司皆承順風旨惟公侃侃不阿嗣昌啣之思以事中公會公會公擢天津兵備道得免天津城久傾圮公上請修築復相度形勢於丁字沽楊

村楊柳青作三臺捍蔽保全南浙白糧數萬南直解餉十萬長蘆鹽課六十萬一時臺諫交章列薦思陵將大用公適嗣昌置妾南都舟經津門人皆厚餽公獨無有謂嗣昌私人曰奪情迫上命也千金買麗母乃可已乎其人以告嗣昌益啣之乃文致公罪去官未幾燕京失守公以南還不與難論者謂嗣昌之忌公正以保公首領嗚呼夫豈公之志哉記曰有道有德於教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之瞽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蓋有道有德者旣祭之瞽宗爲先師矣而其所



生歿之鄉流風餘韻鄉人猶尸而祝之公之文章政事卓卓千古允合祀典康熙五十五年學校之士以公行績請祀鄉賢曾孫光祿卿文瀾偕其族衆建祠虎邱山塘春秋俎豆乾隆八年元孫比部曰樑念祠墓偏狹駿奔不肅謀諸宗老拓地增宇輪奐加廣塗堊一新屬予記之比部筮仕安陽濬渠減耗設學賑飢著廉惠聲攝湯陰篆葺岳忠武祠修韓魏公畫錦堂顯忠表賢入爲秋曹雪冤獄省株累平反甚多爲政能繩祖武及居林下尤汲汲於先人祠宇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比部於是乎知禮矣兵備公故佑於前賢子孫繼述於後蔣氏之雲初蕃衍人材輩出未有艾也是爲記

履素先生祠堂記

朱彝尊

先王之教民匪直鄉遂大夫闔師黨正之職也凡仕而已者歸教其里沒則祀之瞽宗漢晉經師設黌堂繕精舍至于宋府州縣學外分建書院擇耆儒爲山長或與博士弟子爭多焉明初山長廢而書院尚存講學者得以專席其後朋黨盛而學術殊時文工而



經義晦科名重進取亟而力田孝弟無人必藉鄉有  
善士導以親親敬長之節離經辨志之方故夫師逸  
而功倍化民成俗而有司莫知則儒者之效矣曩予  
泊舟匠門聞岸有讀書聲詢之則順治甲午鄉貢進  
士張先生曾餘之學舍後四十年獲交先生之叔子  
大受大受識達而才敏洽聞周見自舉于鄉名日盛  
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席硯不能容則廣其宅齋曰拙  
齋亭曰讀書之亭軒曰活碧之軒又于衡宇之陽築  
堂曰孝廉之船不忘厥考所自也逾年負笈者益衆

爰拓地于水南立軒于橋下軒東曰潮生閣用紀落  
成之候閣東建祠奉栗主以祀先生焉於時巡撫都  
御史商邱宋公過而題其扁曰履素里之父老僉曰  
先生居家以孝友遇人以誠持己以介士之百行備  
焉宜有私謚易名久矣宋公所題則公也非私也今  
而後吾黨合以是稱先生於是携榼酒陳百果蒸辨  
香長幼胥拜祠下大受請於子曰是不可無記因書  
其本末於壁先生諱慶孫先世嘉定人徙郡治縣學  
生諱慎德之子歲貢生諱應文之孫福建按察司副



使諱情之曾孫遺書有尚書集要侶蛩齋集

顧貞孝先生祠堂碑記

彭啟豐

前明長洲貢士顧先生之歿也閱今百餘年邑中人  
 士追慕先型私謚貞孝先生乾隆二十二年建立專  
 祠於花谿故里神室若干楹棟宇崇闕及於門扉修  
 整畢備有司以時節往祀所置祭田若干畝勒石以  
 垂久遠既訖功屬啟豐撰麗牲之碑謹按郡人盛王  
 贊所撰墓志先生諱國本字君寧世居碧鳳坊幼喪  
 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盡孝無間言父病嘗湯藥惟

謹病亟籲天祈以身代父夢神人授以藥病遂瘳人  
 謂孝感所致此先生之敦倫也既壯補長洲學生試  
 輒冠其曹讀書務博綜經史學有原本詩文莊重典  
 則更饒逸致此先生之植學也持身謹嚴雖燕閒談  
 笑無惰容課諸子不少寬假有權貴慕其才意欲羅  
 之匿不相見此先生之持已也臨財好施與友人鬻  
 去其產直千金不責償卒隱其事歲歉常為粥以食  
 餓者負經濟才當事有所咨詢必洞剖利弊直陳毋  
 隱此先生之濟世也儀封張情恪公謂先生事親孝



植品端學醇德懋堪作士林式洵足爲定評矣蓋當  
前明盛時吾吳士大夫類多以名義自砥束身敦行  
爲鄉里矜式門內之修尤劼愆罔懈觀夫神人授藥  
一事苟非積誠數十年造物無所憑以轉旋也夢之  
感召豈虛設哉今顧氏雲初相繼簪纓煜燿宜乎崇  
報本之誠而聿新廟宇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  
歟易之萃曰孚乃利用禴言薄祭亦可以交神也渙  
曰假有廟言與祖考接聚一己之精神以合幽明之  
渙也惟子孫祇承世守有所萃聚而不至於渙俾鄉

之人士仰前哲之風軌知列郡之內不但百里一賢  
先後鬱鬱相望莫不感發興起厓山高水長之思其  
所維持甚大先生嘗築澹園有凝碧亭春華館聽濤  
鶴汀諸勝爰瓦片爲徑繞植名花卉與范長倩陳仲  
醇鄭士敬輩詩酒往來無間固亦瀟洒自得之徵而  
風世勵俗英爽洋洋其與世常存者洵在立德與立  
功矣乃爲迎饗送神之歌其辭曰

遶花谿兮芳樹瞻雲棟兮起霞慕神來兮踟躕棲林  
泉兮滿煙霧擊鼗鼓兮吹笙紛子姓兮趨盈庭神惝



况兮陟降覩昭明兮洞幽扁薦黍稷兮馨香陳佳蔬  
兮潔蒸嘗神之去兮徬徨懷芳徽兮永不忘

戈氏宗祠記

許王猷

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又云親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宗祠之設  
非仁人孝子所以敦水源木本之誼而衍不匱之孝  
思于無窮者乎楓江戈氏于乾隆庚辰歲創立宗祠  
創之者黃鴻也黃泳也黃灌也黃湘也而今其創之  
者則東原公也蓋東原公有遺命而黃鴻等克成其

志也粵稽戈氏得姓于夏后氏代有顯人散處汴梁  
建昌廣德間者各有支派而遷吳之楓江則自東原  
公之五世祖望山公始望山公諱堂於有明中葉卜  
居楓江生愛山公愛山公生敬山公敬山公生五子  
故吳中五支皆望山公後而東原公之父令嘉公諱  
馳憲為望山公元孫承累世樹德之後益宏厥緒詒  
謀燕翼後嗣熾昌東原公諱元鑰性孝友好施與尤  
敦睦宗族樂善不倦老而彌篤臨歿諭諸子曰世人  
罔念一本之誼視宗族恒如陌路予立志捐義田以



贍族惜老病不及舉行汝等務體吾心捐義田立宗祠以成吾志黃鴻等四人涕泣而識之不敢忘歲之庚辰恪遵遺命共捐義田千畝有奇建義莊四十餘間諸大憲嘉其事題請建坊旌表又立宗祠奉望山公爲遷吳始祖而以令嘉公爲配焉此皆東原公之遺命而黃鴻等克繼志述事以成之者也祠成屬余記其事余惟敦倫之道宗祠首重至義田之舉自文正范公行之于前而繼之者絕少今戈氏伯仲克承先人之志以敦木本水源之誼義田以贍之宗祠以

萃之族屬子孫咸永被其澤以享康樂浹情意自祖宗視之應亦幸子姓有聚順之休而無顛連之苦且歷世雖久而仍不啻依依於一堂也九原之下不夫慰乎非具仁孝之心而能爲此哉由是而推之自親及疎由近至遠以仁孝之心溥而爲利濟之事人心從此淳卽風俗從此厚於聖世教孝型仁之治真可謂觀化而順則者矣載之史乘實足爲邦家之光而非特戈氏一門之榮也於是乎書



重修三節婦祠碑記

張泰開

古來烈女節婦或臨難捐軀或守貞畢世史冊書之  
俎豆祀之宜也然其間有幸不幸焉生於窮簷處於  
絕徼愚民無知無由上達卽當時被旌門之典而無  
人焉爲之建祠致祭有祠矣而日久頽敗馨香遂替  
終于韜光沉響晦而不彰飲恨九原良由秉彝之好  
同者或鮮不能爲之維持保護於不衰也葑溪舊有  
三節婦祠祀烈婦董氏姜氏節婦蔡氏考邑志載董  
適上虞丞周稱稱疾革謂董曰若年方富無子我死

早擇所之董泣曰願以身殉稱歿董取紈扇書冰清  
玉潔四字于上衰經自經死姜適吳會會善丹青婚  
數月歿姑奪其志姜檢夫所繪丹青絹幅縊於柩旁  
蔡適禮部侍郎周詔孫建寧司理琦子倫蔡籍安陸  
倫就婚於楚旋歸蔡走數千里自楚來吳省舅姑未  
久舅姑與夫相繼亡赤貧撫孤辛勤拮据五十七年  
歿邑令江盈科上其節行于朝爲作記傳後邑之義  
士陳詩盧士達請之令鳩工庀材建祠以奉蒸嘗慕  
陸孝廉時選蔣太學一熊丁寧孝諸君出金置田佐



費詩歿而士達孫汝高代主之春秋二丁皆汝高趨  
鎗執事祠建於萬歷丁酉至康熙戊子候選知縣周  
君稼于蔡節婦爲族孫捐資重葺今又五十餘年祠  
漸傾圯稼孫候選主事懷仁復捐已資易衰題加丹  
護廟貌一新於是過者相與歛歔嘆息謂節義之人  
雪操冰心自能不歿于天壤亦由  
聖朝之教化廣被入人之深人人各具秉彝之好也  
而主事君繩其祖武弗吝輸金善繼善述崇節義亦  
以展孝思其名可以垂奕禩矣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秋崖朱公祠堂記 覺羅雅爾哈善

明嘉靖中倭擾江南蔓延江浙閩廣數千里濱海州  
縣咸罹慘毒師老財殫凡十餘年而後平當時論者  
推原禍亂之由皆以讒殺秋崖朱公之故按史傳公  
長洲人起家進士歷官著清白屬倭警初起以都御  
史奉命督撫浙閩海防公稔知奸民以通番生事端  
勢家以護持爲利藪志在建威消萌永杜後患於是  
誅斬島寇翦除豪猾一切以便宜行事海氛漸定而  
羣小媒孽公者必欲致之於死旣改巡視以殺其權



旋遭削籍及聞按問之命竟發憤仰藥而卒公死三年海寇大作遂不可弭事平之日朝廷未聞追念公究有易名贈卹之典子孫貧困大吏憐之僅爲給田置宅此曲突徙薪之喻古人所爲長太息者也予奉命撫吳以來嘗於政暇尚論吳中先賢攷公之遺事讀公之奏疏歎其清強峭直可遠比包孝肅近方海忠介而才略足以濟之又吳人中所少者舊有祠在樂安里久廢雍正中移建長洲縣學 文廟東近又頽圯乾隆己巳九月公之裔孫雲祚等捐貲重構焉

工竣謁予爲記因書其大畧俾勒諸麗牲之石復爲歌以祀公曰

公之生兮挺孤忠遇盤錯兮礪乃鋒入海斬鯨兮陸  
剗豺兕魍魎匿影兮妖狐妥尾讒人罔極兮長寇氛  
謗篋盈兮公殞身公身殞兮禍斯棘東南瀕洞兮十  
年不息今時道泰兮海無波楹桷重新兮廟貌巍峩  
春秋俎豆兮近宮墻惟此邦兮爲公故鄉乘靈飈兮  
擁雲旗神來格兮母遽歸駟厲降祥兮護桑梓自今  
無替兮傳于萬禩



新建永仁堂碑記

沈德潛

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而引乍見孺子入井以明之是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也人能擴而充之觸於心而見之事一二人倡之人人從而和之行於一鄉一邑即可達於天下焉吾吳士大夫敦厚愷悌樂善好施有育嬰堂以慈幼有普濟堂以養老收貧廣仁葬有地之棺錫類埋無主之櫬皆所謂擴充不忍人之心見之實事者也奈地廣人稠貧者十居八

九死不能殮比比皆是一遇荒疫橫尸載塗目擊心傷乾隆十七年六月善士張雲龍周振緒創舉施棺假南濠水神閣設立永仁堂隨有善士江鉉周麟趾吳國鉉馬國璈徐尚明華仁王其洽等起而助之延予主堂予邀顧君詒祿互相叅贊但慮有堂之名無建堂之地適諸善士來告曰虎邱山塘有前中丞韓公廢祠一區守祠者半以售人可贖以建堂予因請之中丞莊公有恭中丞許之親書堂額撥入官田三十畝以資經費於是諸善士募金贖地除臻莽繕墻



垣葺隄岸建大門二門中仍爲韓公祠供粟主奉香火蓋韓公撫吳時撤滿兵蠲積賦爲德最大也西爲永仁堂門左右屋宇賃以生息佐經費不足共縻白金二千兩十年於茲施棺不下萬具乾隆二十五年諸善士復來告曰施棺出於緣資緣資盈縮無常堂基雖築堂終未建非長久計安得經費有恒產堂成而任事者有定處使數年苦心不至中棄乎予與宋觀察宗元請之方伯安公寧方伯許捐銀三百兩甫及百兩而方伯告殂吳子世科商之諸善士諸善士

相與醵金爲會鳩工庀材建設此堂越歲乃事竣至是而規模始具堂成請記於予予惟人情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天下事每成於難而隳於易書曰慎厥初惟厥終易曰无初有終當諸善士之創始無毫末費無尺土寸椽惟因一時不忍人之心志專力奮歷數餘年之久用萬二千金之財似乎甚難而成之易易今堂雖成而用尚巨倘從此或委靡玩忽或意見齟齬則堂之壞又基於此矣願諸善士協同人中正之占凜慎終如始之訓視今日之易倍切於昔日之難



整飭維持克不忍人之心以輔先王掩骼埋胔不忍人之政由是規模日擴垂之久遠後之過者皆曰此某某之功也名與堂並傳豈不休哉佳堂者爲吳世科沈震岳例得並書

臨海義田記

沈德潛

書曰惇叙九族記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先王教民親睦如此誠以宗族兄弟其先皆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我欲食而忍聽族之饑乎我欲衣而忍聽族之寒乎我男生

願爲有室女生願爲有家而忍聽族之婚嫁失時乎我生有養而死有歸而忍聽族之亡者舉而委壑乎我子孫冀其成材而忍聽族之幼稚無可執業乎先王教民親睦所以防其替也贈通義大夫戈東原翁之創設義田可謂得先王遺意者矣文氏自望山翁遷吳居於楓江數傳至東原翁而家遂大翁性孝友凡報本追遠敬宗收族之事無不罄其橐平時訓諸子曰世人惟計溫飽勝人罔知祖宗一本族之困窮視同膜外吾少讀錢公輔義田記至奉養止乎一已



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未嘗不掩卷嘆息今吾家  
族衆繁庶思置義田千畝歲收所入以濟貧乏汝曹  
其踵而行之以承我志因先置腴田四百畝俟數足  
建義莊貯之事未竟而翁歿諸子黃鴻黃泳黃滄黃  
湘遵遺訓續置腴田六百畝構屋四十楹立爲規條  
饑與食寒與衣婚有助嫁有資不能棺者殮之不能  
瘞者葬之子弟之貧而秀者收而教之愿者與之業  
酌中范文正公義田之例以承翁志焉夫義田始于  
文正公少叅公大同守繼之久而有潯陽陶氏晉昌

唐氏茲乃有臨海戈氏慶歷至今七百二十年吳門  
惟此四族何其難也豈盡無仁人孝子之心哉貧者  
無其力而不能爲富者吝所有而不肯爲遂使其始  
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而不相顧先王親睦之教  
漸流于衰熄也嗟乎吳門非乏富厚之家爲祖父者  
欲子孫長擅其富厚多積餘藏以遺之而尊祖敬宗  
皆視爲不急之務爲子孫者惟裘馬是好聲色是娛  
揮千黃金不惜其可盡心于祖若父者錐刀之末是  
靳安望能廣其惠于一族究之多藏厚亡所爲富厚



者終歸于烏有也獨戈氏父作於先子述於後輕貨財重水木綿世澤以無窮聞其風者可以恍然悟奮然興矣

重修樂會縣知縣周公墓記

顧詒祿

主事周君懷仁修其族祖樂會公墓揭石以禁樵採屬詒祿記公行蹟於上公諱泰字景通正統戊午舉人授潮陽縣教諭潮自韓文公延趙德爲師而人知嚮學宋元兵燹庠序弛廢公以文章相倡導潮學復振陞樂會縣縣孤懸海外民獠雜處公至輕其徭賦

化以禮讓民獠德之海寇竊發公觸冒炎瘴鳩兵勦捕寇賴以平時謂陳堯叟宋守之再見逾年歿獠民相與奉衣冠聚土爲虛塚歲時祭祀配婁夫人公歿有土酋欲以女字其孤夫人不可携幼稚絕海登陸歷茶水諸谿洞洞賊隨在劫斂畧賣婦女夫人寘公骨於懷誓遇賊則抱骨投崖下死賊亦重公名不敢出竟脫虎口萬里歸其家夫人通五經家立講堂自課二子鄉之才俊咸來隔帷受業長子詔舉成化庚子鄉試爲興國紀善世宗入繼大統屢進官少宗伯



大禮議興諍者輒見斥辱轉移君心保全善類甚多稟夫人教也公與夫人合葬於武邱半塘吳文定公寬表其墓今春主事君因祭掃見墓道頽圯荒基榛梗惻焉心傷捐資葺斧堂植松檟樹豐碑立表署昭示來茲守而勿替雖公之仁聲善政夫人之卓識堅操自能不泯於天壤間而主事君之追思一本振廢扶衰洵足以訓世勵俗矣掇公大凡并記其緣始俾後之過公墓者感慕興起焉

定慧寺蘓文忠公書歸去來辭碑記

沈德潛

歲己卯我吳定慧寺垣墻隕壞出古碑係蘓文忠公書陶靖節歸去來辭付寺僧卓契順者也按宋紹聖初改宣仁皇太后善政黜逐正人御史掎撫文忠爲譏斥先朝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公以幼子過自隨時弟子由貶化州長子邁留宜興音問阻絕而卓契順持邁書度嶺踰海謁公於惠嗚乎彼一時亂政之臣如章惇安惇蔡卞蔡京諸人猶是橫目二足者也乃病狂喪心至欲廢宣仁爲庶人而於文忠



貶竄無已必欲置之死地獸游方之外之人不憚萬里險艱子身而往超然而回真墨名而儒行者視彼二惇二蔡不有所謂人頭畜鳴者乎方卓契順之謁公也或問何求而來答曰我有求當之都下矣公鑒其誠爲書歸去來辭公之跋語云然公在惠三年遠道訪公者有處士王原子直廣陵墨秀長老而卓契順爲子邁特傳家書尤閔切也公所書凡二本一刻於彭澤而定慧墨本世世寶藏前明正統二年住持妙珰修建古刹又二年呈墨本於大中丞周公忱周

跋蘓公書緣起俾鑄碑石時距紹聖初共三百四十年有六年今距鑄碑時又三百十有二年矣乃沉埋苔壻久而復出若有鬼神異物呵護其間不獨使文忠書顯於當時且令寺僧秉彛好德之心與之俱顯已公謫黃州定慧長老顒爲公開竹下嘯軒而吳中定慧亦有嘯軒曾留公遺像意公往來蘓州必留寓于此又卓契順之惠州時長老守欽命之且寄擬寒山十頌公報詩有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則守欽之惓惓於公尤不可沒也今



住持樸庵訥乞予作記并欲重修定慧如妙珙時是  
守欽卓契順好德於前妙珙修復于中樸庵訥嗣續  
於後亦佛氏之一脉相承如吾儒之子克家者也搜  
剔古碑出之砂礫作歌記事者萬君恬怡顧生景嶽  
屬和者彭少司馬芝庭金副使會川王生岡齡卞君  
培基亦得並書

月聲菴記

沈德潛

城東仁孝里月聲菴者建自宋淳祐間舊爲五聖閣  
介于通衢明天啟二年里人許子禹故祖捐隙地構

觀音閣于左國初里人王君賢于閣後闢精舍三楹  
名僧聖機主之湯文正公撫吳奏毀淫祠因斥五聖  
像專禮普門大士年來兩閣並圯乾隆十八年里人  
夏振公高松年卽觀音閣故址改建文昌閣供帝君  
藥師諸佛像莊嚴復整閣下有張中丞國維祁巡按  
彪佳涂邑侯必宏慕中丞天顏丁方伯思孔李邑侯  
念茲韓上舍馨祠中丞諸公有惠政于三吳上舍勝  
國遺老峻節清操時稱清諧先生居與閣鄰嘗護持  
斯閣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也先是清諧文孫



貢士補瓢能述祖德當改建時捐貲竣工重肖像於  
帝君之旁主香火者爲僧謙安謙安化去其徒悅岩  
有攘地之訟香火遂廢悅岩死而訟息悅岩之弟恒  
修復棄壞清規潛藏匪類後經縣聞鏞閣禁約廊廡  
穿漏欄檻委地敗壁朽木與像設相撐拄貢士嗣君  
裕生東生慮舊迹之將湮先澤之中替更築精舍鼎  
新兩閣予取清諧先生舊贈聖機詩山下泉流月有  
聲句額曰月聲菴遴募研山月輪和尚偕徒畊山住  
菴月輪旋卒畊山主其菴畊山素持苦行鼓魚更答

經聲梵唄激揚飄勵於風清月朗之時滌行者之煩  
襟醒臥者之塵夢從此大士帝君藥師暨七公之香  
火可以長延衆善士締造之功于焉不沒皆裕生東  
生之善繼善述也里稱仁孝不愧斯名矣是爲記

讀書亭記

張大受

自結繩以來修身齊家治天下之道未嘗廢書下至  
農工負販醫卜小技舍此無以旁通後世文字浩繁  
耳目雜亂不教不學束書不觀謂聞性道亦或多讀  
而不識其源流朱子云三代禮樂教士之具獨有書



存蔑此而置之人才焉得不壞風俗何由醇也大受少稟先人之訓日抽五經諸子令背誦屏俗學而從古文兼授詩賦箋啟之律孜孜既久窮不自悔肆之益勤嘗請業先達巨公交海內名士晨夕討論折中然後知不足矣

天子巡狩至吳江名試舉人吳廷楨詢及吳中人材首舉大受以對二三扈從臣僉曰然因命入

御舟進詩文一冊溫語移晷稱讀書人者三大受俯伏惶恐流汗自惟固陋未克發明遺經乃蒙羣賢之

推薦

九重之歎嘉感激莫報退而築亭匠門之偏顏曰讀書益發篋中延名士心研口講惟日不暇益書之爲效守先正待後學入朝備掌故在野扶人倫古之儒林童而誦習白首莫窮其指歸父作子述專家爲師故久而彌章大受之爲斯亭信道器之必兼念名實之難副庶幾哉出入無敢忘而已而沾沾自云已得夫何敢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程氏有分年讀書之法居斯亭也日就月將習以積漸遠邇



同道之士相與切磋勤而弗惰虛而勿盈德業進而  
悔吝寡斯亭所以勗也

樂鄉圖記

沈德潛

吾友朱子一甫恬退士也卜居郡城之南園讀書課  
子浩然自得年四十餘撰著以筮行藏得需之師易  
林云鳧游江海沒行千里以爲死亡復見空桑長生  
樂鄉遂以樂鄉自號且命工繪圖屬予作記予惟一  
甫吾吳巨族也胚胎前光誦揚清芬宜置身亨衢以  
繼學士公後乃困於蓬蒿同尋常無問之人疑其中

有不自樂者而以樂鄉自號何耶然予縱觀古今樂  
在勢位者進退寵辱雜然交攻于心卽終身享鼎鐘  
縹珪組而戚戚嗟嗟晷刻不寧而山林寂莫之士泊  
乎無心與造物游杜甫所云白鷗沒浩蕩者庶幾近  
之視鸞鳥孔翠囚樊笈耀首飾者未可同日語也夫  
山林之士且不失其樂而况子夏原憲得聖人而師  
之者耶一甫澹於名利理花石羅琴書焚枯釀菹觴  
酌友朋中有所得發爲歌詩以寄其志呼膝下諸子  
琅琅吟誦怡然樂也暇日遊錢王南園過蘓長史滄



浪遺跡嘆霸業之消磨慨文人之偃蹇循阡術登高  
亭俯清漣良苗懷新雲山變滅魚鳥浮沉流覽萬象  
與物同趣今圖中所繪者迹也而一甫猷得于心者  
工所不及畫而余亦不能代爲之言也雖然此猶山  
林寂莫之樂韜光葆真與世無求者自能遇之若夫  
子夏原憲之徒縣鶉百結環堵蕭然而其樂若將終  
身者惟聞聖人之道者優爲之一甫未幾乎此而焦  
氏所云亦未窺尋其旨趣也一甫優游以俟焉可矣

塔影園記

沈德潛

探名山之勝者必梯欹嶽緬幽深嗜竒者快焉而或  
病其勞且不能經久而結構林園休憩者乎池小邱  
魚鳥翔游一切巉巖秀削之狀又不能游目而卽得  
惟因名山爲名園斯兩者兼之摩詰韞川莊因乎藍  
田白太傅草堂因乎廬山其最著也賦琴主人爲園  
於虎邱東南隅山之明麗秀錯園皆得而因之名曰  
塔影山巔浮圖隱見林隙故名園本程氏故居幾爲  
廢壤主人有之荆蒙翳蠲荒墟構新依故崇卑決淤  
經營有年斷手伊始敞者堂皇俯者樓閣繚者曲廊



靜軒閒龕邃窩深房峙廼亭臺環廼垣墻向背適宜  
燠寒協序隙地植梧柳榆檜桃杏來禽勺藥滿畦寒  
梅成林藤蘿交絡桂樹叢陰穉菴蓊菴葱倩深沉此  
南岍之勝槩也迤北通以虹橋沿以莎堤突以高岡  
岡雜松杉烏柏銀杏之屬石級縈遶虎落連綴洗鉢  
有池翻經有臺窈窕有敦簌簌蕭疎連綿鶴澗第三  
泉注白蓮池瀉入澗中乍舒乍咽幽幽淙淙雲垂烟  
接最高處  
舊名睇眎涵空浩然天成非由人功此北岍之  
勝槩也園三面繞河船自斟酌橋進叢生菱荷朋聚

鳧鷗回塘紆餘沓漱分流山遙青而點黛水遶白而  
曳練直溯長蕩疑聞棹歌此園以外周遭之勝槩也  
主人養閒園居寤對名山凡伯主魚腸美人黃土高  
僧談空道流輕羽憑弔前蹟如同晤語而都人士之  
討春尋秋携琴挈侶者亦若點綴以風華掩映乎邱  
圃則林居之逍遙與探歷之曠輿一俛仰而交集吾  
所也又主人度書數千卷典到隨手一編有得於心  
脫然蹄筌客至或談討金石或娛情誦弦此更有得  
於身心之樂而豈徒獲名山之助相與濯纓而晞髮



頤性而忘年也與昔顧高士苓居塔影園高士結志  
區外灑心清川所云畏榮好古者也今異其地而同  
其名殆有尚友前民之意焉主人名重光字子宣姓  
蔣氏園成爲乾隆某年月日

網師園記

沈德潛

予讀歐陽文忠思頴詩歎士大夫一執仕版欲遂其  
山林之樂而不易得也公留守東都卽思買田頴上  
闕二十載願迄未墜自序云有志於強健之年未償  
於衰老之後良可憫已同年觀察宋君慤庭以名孝

廉爲令畿輔有廉能聲數年中游歷監司大吏重之  
九重知之方將不次超擢同文忠之致位兩府乃年  
未五十以太夫人年高陳情上聞飄然歸里先是君  
在官日命其家於網師舊園築室構堂有樓有閣有  
臺有亭有泚有池有碕有陂名網師小築賦十二景  
詩預爲奉母宴游之地至是果符其願旣歸循陔采  
蘭凌波捕鯉奉太夫人晨餐夕膳每當風日清美侍  
魚軒扶鳩杖周行曲徑以相娛悅時或招良朋設旨  
酒以觴以詠憑高瞻眺幽崖聳峙修竹檀欒碧流渺



彌笑渠娟靚以及踈梧受炎叢桂招隱比名葩奇卉  
無不萃勝於園中指點少時游釣之所撫今追昔分  
韻賦詩座客嘖嘖歎羨謂君遭逢之盛邱壑之佳當  
與子美滄浪仲瑛玉山並傳予謂子美仕宦不得志  
扁舟來吳買木石以寄其侘傺無聊之感仲瑛餼館  
聲伎甲於東南然時丁末造區寓鼎沸輕財結客比  
於燕雀處堂而已孰若君中歲抽簪嘯歌自得處太  
平之世展將母之懷無累於中不求乎外此其樂文  
忠公之所不能遽遂者而君早遂之雖遭逢使然而

亦君之知幾恬退有以自致乎此也園名網師比於  
張志和陸天隨放浪江湖蓋其自謙云爾命工繪圖  
又以盧鴻乙王摩詰爲師欲使圖畫之并傳於後也  
予與君比屋而居昕夕過從詠少陵高枕乃吾廬句  
殆有因君之樂予亦同其樂者乎故不辭而爲之記

攤耗派徵說

明王儀

客有過儀而問曰子郡主也一方之休戚於子寄之  
金花銀一兩舊徵米四石而子准米二石米價三錢  
八分而子准五錢不有病於民與儀曰子過矣論折



色者當考夫銀數之贏虧不當較夫准米之多寡蓋米數可增可減而銀數則一定而不可移也以長洲一縣言之本色平米四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八石零金花銀五萬兩白銀五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兩零若照舊例金花准四石白銀准二石三斗共該本折平米五十六萬零每畝該米四斗五升六合以今二石准之止該平米四十四萬零每畝止該三斗七升五合以米准銀多則耗米增之少則耗米減之或增或減而金白銀一十萬二千六百之數則自若也毫

厘絲忽可以增減否耶舊例金花准米四石今議准米二石蓋舊日金花二石爲實米二石爲虛數儀止以實米二石其二石之虛數則削之則名雖二石其實卽舊日之四石也論者不察耗米之減而但欲准米之多不審實數之如舊但較虛數之減舊何耶客曰子好異無惑乎衆論之紛紛也輕之重之與時合之人將何言歟予曰豈好異哉余不得已也異時奸書愚弄官民與嬰兒無異駕爲支離之說曰白銀准若干金花准若干必如是而有益于民不知國有常



賦賦有定額豈可以私智增之減之不過爲此參差不一之則而爲已侵魚之地耳官府率爲所罔而不知小民陰受其禍予乃取其不一者通而變之而畫爲至一之法使奸書無以高下其手富者不得以有利而就輕貧者不得以無利而存重爲地方計爲窮民計也客曰唯謹受命

薙茶說

文震孟

吳山之虎邱名艷天下其所產茗柯亦爲天下最色香與味在常品外如陽羨天池北源松蘿俱堪作奴

也以故好事家爭先購之然所產極少竭山之所入不滿數十片而自萬歷中有大吏而汰者檄取於有司動以百斤計有司之善諛者若以此役爲職守然每當春時茗花將放二邑之尹卽以印封封其園度牙已抽則二邑胥吏之黠者踰垣入先竊以獻令令急先以獻大吏博色笑其後得者輒銀鐺其僧痛筆之而胥吏輩復噉咋僧盡衣鉢資不足償攢眉蹙額或閉門而泣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客有讀書其地者往往爲僧咨嗟而莫爲之計余笑謂客設有僧具勇



猛力者拔去根株無留纖寸具此手段便許之成佛作祖直戲言耳甲子歲有巡方使者督責尤苦僧某竟如予言薙除畧盡蓋已辦此身殉也一日郡伯禮亭寇公過予言曰當吾作守而有此舉差強人意余笑曰乃以見明公之德政耳使非明公惠愛素著卽有成佛作祖之僧其能決絕如是耶公亦笑曰敢煩史筆少記數語爲守土官解嘲可乎他日述此語于邑侯同凡陳公公復大笑曰有是哉多欲則多事多事則擾民能使根株拔盡無留纖寸者精可成佛作

祖糴可撫民泣衆世法畧具此矣蓋寇陳二公一時守令之最賢者也故能爲此語余因記之以備郡志中一則佳語

題七姬權厝志後

張羽文宋克書盧熊篆

文徵明

偽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粹於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勳位重宰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羽字來儀一字輔鳳溥陽人元末避地來吳入國朝爲太常



元和縣志 卷三十四  
司丞其文清雄峭拔足以配古克字仲温長洲人國  
朝爲鳳翔府同知博學任俠其書稱逼鍾王熊字公  
武崑山人國朝爲兗州知州篆籀之精獨步一時方  
賓賢盛時三公與楊廉夫高季迪輩俱號高邁不爲  
所屈者今不免亦爲之俛首執筆其禮羅之勤有可  
知者昔人謂時衰代替武人所好涉於衣冠觀此有  
深感焉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四



